

秦王朝建立前后复辟
与反复辟斗争故事



秦王朝建立前后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故事

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季 岩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**秦王朝建立前后
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故事**

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季岩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书号：3091·304 定价：0.15元

目 录

商鞅相秦.....	(1)
范雎驱逐“四贵”.....	(13)
吕嫪集团的覆灭.....	(26)
“荆轲刺秦王”的真相.....	(39)
“焚书坑儒”始末.....	(49)
赵高篡权.....	(56)

商 鞅 相 秦

公元前三六一年(秦孝公元年),春暖花开的季节,一个风尘仆仆的壮年男子,精神振奋地疾行在通往秦都的古道上。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家商鞅。

西 行 入 秦

商鞅,约在公元前三九〇年左右,诞生在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里。他本姓公孙,名叫鞅,因为出生于卫国,又叫卫鞅。商鞅这个名字,是他到秦国被封为商君以后,才被人们这样称呼的。

商鞅所处的时代,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。由于卫国是早期法家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,所以商鞅青少年时期就受法家的思想影响。李悝著的《法经》,吴起留下的兵法,他都读个烂熟,对李悝、吴起运用法家学说,在魏国实行变法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敬佩。于是他在廿五岁那一年,沿着李悝、吴起的足迹,到了魏国。不料,这时魏国却出现了反复,保守和复辟势力重新抬头,占据了统治地位。商鞅在魏国辗转了五、六年,感到魏国绝不会采纳自己的主张,因此决计离开魏国,到下令求贤的秦国去。

商鞅一跨进秦都雍城(今陕西省凤翔县)，全城便轰动起来。因为秦人早已从魏国商人嘴里知道了他的名字。商鞅无论在旅店，或者在市区里，总是有很多人围前围后，好奇地问这问那。秦人特别关心的还是李悝、吴起在魏国所施行的各项政策。好在商鞅说的河南话不太难懂，对于“尽地力之教”啊，“收有余以补不足”啊，秦人听起来都觉得格外新鲜。加上商鞅待人和蔼可亲，说起话来又非常诙谐有趣，人们都愿意接近他。不到几天，他就结识了好多人，从而也了解了不少有关秦国的情况。

入 见 孝 公

战国初期，秦国的经济和政治还是比较落后的，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地要求国君在政治上做彻底的改革，以便巩固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取得的地位。二十二岁的秦孝公，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，即位不久，便接二连三地下令：“有谁能提出良策，改变旧制，使秦国富强，我让他居高位，掌管秦国的政事。”

孝公听说来了一个精通法家学说的商鞅，很想找他谈谈，便命他的宠臣景监(姓景的太监)，去请商鞅。商鞅虽然已经看到了孝公的求贤令，可是还不大知道这位孝公的底细，想先摸摸底再说。主意打定，就跟着景监去见孝公。一开始他故意学着鲁国儒生的腔调，之乎者也地讲了一通三皇五帝之道。孝公听来听去，没听出什么新东西，实在不耐烦，便抚在几上打起瞌睡。商鞅见孝公听不进去，心里暗暗高兴，赶忙退了出来。商鞅走后，孝公非常生气，对景监说：“这家伙原来是个书呆子，我岂能用他！”景监就去埋怨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

和王讲的是三皇五帝的道理啊！可是王一点也听不进去啊！”隔了五天，商鞅又去见孝公，这次还没等他讲多久，孝公竟伏几而睡了。景监又去埋怨商鞅，商鞅却笑着说：“这次我讲的是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之道，可王还是听不进去，怎么办？请让我再见一次吧！”景监无奈只得去请示孝公，得到允许，商鞅再去见孝公。这次他没有讲三皇五帝，也没讲夏、商、周那一套，略微讲了一下法家的道理，孝公听了马上精神大振，觉得好听极了，不住地说好。商鞅走后，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：“嗯！还不错，可以详细地和他谈谈！”景监赶忙把孝公的话告诉了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已经知道王的心理啦！”等到商鞅再见孝公，就和上几次大不一样了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。商鞅滔滔不绝地把法治的道理讲给孝公听，并且根据他了解的情况，对秦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，提出了一整套使秦国富强的意见和措施。孝公听得入了迷，不住地点头称赞。听着听着竟忘记了自己是一国之君，不知不觉地把身体靠了过去。这样一连谈了几天，孝公还是没听够。景监奇怪地问商鞅：“先生，您怎么合了我们大王的心意？我们大王这几天可高兴哩！”

廷 上 辩 论

秦孝公三年(公元前三五九年)，一天，孝公召见全体大臣，开门见山地向群臣讲：“为了使国家富强，我打算从现在起，一改旧制，实行新法。但估计一定会有人反对，你们先谈谈，看看应该怎么办？”

大臣们对孝公这样一个决定，感到有点突然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想抢先讲话。

商鞅当即站起来，说：“臣听说怀疑自己行动的人，就不可能有作为；怀疑自己事业的人，也不可能成功。我们改变礼治，实行法治，革除旧制，推行新法，既然是对国家有利，那就不应该害怕有人反对，而是应该坚决地实行。”

商鞅话音未落，一个叫甘龙的，站了起来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不对！臣曾经听说，圣人不改变习俗以教导百姓，聪明人不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。依照旧的习俗教导百姓可以不劳而成。根据过去的法度治理国家，官吏既熟练，百姓也安定。现在如果变更礼制和法度，我担心天下的人都要议论国君的不是了。”

商鞅立刻回答说：“你所说的，只是世俗的见解。礼制早就过时，法度业已陈旧。我们不能因循守旧，老是受陈腐礼制和法度的约束。受陈腐礼制和法度约束的人，是不能和他们议论国家大事的。”

群臣顿时活跃，互相也争论起来。有的说商鞅的话讲的有道理，有的说这完全违背了圣训。针锋相对，非常激烈。

一个叫杜挚的老家伙，颤颤抖抖地走到前面，摇晃着干瘪的秃头，拉着刺耳的长声，哼道：“孔丘有言曰‘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’。臣听说，利益不到百倍，不能变法；功效不提高十倍，不能改换器皿的啊！臣又听说，效法古代是不会有过失的，遵循周礼是不至于出错的哟！”把秃头摆得象拨浪鼓似的，一个劲儿吭哧着说：“咳！咳！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周公之礼，祖宗之法岂能轻易改变！”

商鞅立即驳斥道：“孔丘说的只是骗人的鬼话，既然周公之礼是万世不变的治国之本，何以商汤无周礼而能兴盛，周室循周礼而仍旧衰败？就是孔丘为之呼号奔走也不能挽救？可见，治世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办法，只要对国家有



利，不一定去效法古代。因此，反古的未必错，循礼的未必对。”

杜挚被驳得目瞪口呆，啊啊了半晌，没有说出话来，象泄了气的皮球，扑嗤一声坐了下去。

是守旧还是革新，是循礼还是变法，群臣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，同意和支持商鞅观点的终于占了上风。孝公就更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，确定了变法革新的路线。

初 行 新 法

经过三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，公元前三五九年（秦孝公三年），秦孝公正式采纳商鞅的变法主张，开始实行变法。

商鞅新法首先提出：清查户口，解放奴隶，奖励对外作战立功，剥夺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；禁止弃农经商，鼓励人民努力参加农业生产。

新法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编造户籍，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什伍之中互相监督，如有一家犯法，别家不告发，则一块受重罚；

二、户主如有两个儿子，到一定年龄必须分家，各立门户，不得过依赖生活，否则加倍征收赋税；

三、凡努力从事耕织，粟帛产量超过一般人的，可以免除本人徭役，凡弃农经商或因好吃懒做以致穷困的，连同妻子儿女一同罚做奴婢；

四、奖励军功，禁止私斗。凡为国家立下战功，按功劳大小受赏，贵族没有军功，不得享受爵位。不论贵族平民，如有私斗，按犯罪轻重受刑。

新法制定之后，商鞅便命部下在国都南门，立了一根三

丈长的木杆，并且在墙上张贴了一个赏格，上面写道：

“倘有能将此杆移往北门者，重赏十金。”

搬走一根木杆就赏给十金，真是天大的怪事！人们纷纷聚拢过来，不消片刻就把这根木杆围个水泄不通。商鞅见人们只是一个劲儿的议论，却不敢动手挪杆。于是又在十金前面加了一个五字。“啊！五十！”人们异口同声地嚷道。嚷声刚落，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来，二话没说，扛起木杆就走，人们象潮水一般的紧跟着拥到了北门。商鞅立刻赏给扛木杆的人五十金，表示令出必行，说到办到。并且当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庄严地公布了新法。都城顿时沸腾起来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不到几天，新法就传遍了全国。

商鞅的新法，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奴隶们的要求。因此博得新兴地主阶级的拥护，也受到奴隶们的支持。但却引起了奴隶主贵族们的敌视，他们将商鞅及其新法视为洪水猛兽，惊恐万状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新法扼杀在摇篮里。

大奴隶主贵族公子虔，依仗权势，纠集了一小撮住在都城的奴隶主贵族，对新法进行了猖狂反扑。公子虔一面派人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，攻击新法，诽谤商鞅；一面指使门下食客祝懽（音欢），公开挑动少数人闹事，打击革新派。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，人心惶惶，使新法不能推行。商鞅看到变法的阻力，是来自那些奴隶主贵族，于是果断地采取了严厉措施，狠狠地处罚了公子虔，将祝懽抓起来立即杀了头。接着又把那些参与闹事的奴隶主们统统迁到了边疆。这样，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气焰才被打下去，使得新法很快推行开来。

公元前三五六年，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主持政事的最高长官——左庶长，进一步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保守势力。

变 法 成 功

公元前三五二年(秦孝公十年),商鞅由左庶长晋升为大良造(相国兼将军)。在新法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,从公元前三五〇年(秦孝公十二年)开始,再次变法。

商鞅首先针对奴隶主霸占大量土地,利用“井田”榨取奴隶劳动,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,宣布废除井田制度,承认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所有,并且准许土地自由买卖,国家按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赋税。这样就为进一步发展封建经济开辟了道路。

其次,针对奴隶制度下的分封制,在秦国普遍推行了县制,把许多小乡、小邑和村落合并成县(全国共设三十一县)。每县由中央政府派县令和县丞管理政事。这样就使各地方的行政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,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,强化了地主阶级专政。

在这次变法中还颁布了标准度量衡器,统一了全国度量衡制度。这样既可以便利国家对赋税的征收,又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,加强了国内各地的经济联系。

商鞅为了摆脱奴隶主贵族的包围,便于同山东六国的交往,还把国都从雍城迁到了交通便利的咸阳。

商鞅这次变法,其来势更为迅猛,更为激进,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。因而又遭到了奴隶主贵族们的疯狂反对。

不甘心失败的大奴隶主贵族公子虔,再次跳出来,大喊大叫,攻击新法。并且针对商鞅提出的“刑无等级”,勾结太子的老师公孙贾,唆使太子驷犯法,对商鞅施加压力。商鞅将公

孙贾逮捕，并处以黥刑（在脸上刻字）。公子虔就以此为借口，打着维护太子尊严的旗号，串联一批奴隶主，发动叛乱，声言为太子报仇，要绞死商鞅。

商鞅面对嚣张的敌人，丝毫没有妥协怯懦，在秦孝公的支持下，采取了镇压的措施。将七百多个参与叛乱的奴隶主，统统处死在渭水河边。同时派人将公子虔抓来，当众割掉他的鼻子，以示惩办。没用多久就平息了这场叛乱，粉碎了奴隶主贵族的又一次进攻。

革新派胜利了，变法成功了。

商鞅变法，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，自实行不过十年，便收到了显著成效。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，封建经济获得了不断发展。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，一跃而成为一个先进富强的国家。从公元前三四〇年（秦孝公二十二年）起，商鞅又率师东征，打败邻敌魏国，收复了为魏国霸占去的河西郡地，使山东六国大为震恐。孝公为了奖励商鞅，将商、于十五邑（在今陕西省商县境内）赐给商鞅。人们从此称他为商君。当然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，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。

恫吓不惧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行将灭亡了的阶级，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，必将进行垂死挣扎。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叛乱失败后，从公开对抗转入地下活动，窥测方向，以求一逞。被割掉了鼻子的大奴隶主贵族公子虔，八年闭门不出，表面装得非常老实。但在背地里却日夜阴谋策划，妄图卷土重来。他一面在奴隶主贵族中间秘密串连，网罗党羽，一面笼络一

伙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儒生，为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。这伙儒生在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造谣言，放暗箭，引经据典，颂古非今。极力吹捧三百年前为巩固秦国奴隶主统治效劳的百里奚，宣扬孔老二所主张的“德治”；恶毒攻击商鞅变法以来所取得的成就，诽谤法家所倡导的“法治”。

这伙反动儒生当中，有一个叫赵良的，是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。他为了反对新法，取宠于公子虔，绞尽脑汁，打算凭着肚子里的一点孔老二的理论，去胁迫商鞅自动放弃变法。一天，他乔装打扮，混进求见商鞅的人群。商鞅在接待完求见的人们之后，见赵良仍然委缩在那里不走，客气地问道：“老先生，您也是来商讨新法的吗？”赵良装模作样地嗯嗯两声。商鞅高兴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！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！我是愿意和所有拥护变法的人做朋友的。”赵良见商鞅不认得他，胆子大了起来，便装腔作势地说道：“不！商君，我可不敢高攀哪！”把脑袋连连摇了几下，接着说：“孔丘说过‘推荐贤能，有才能的人才会亲近；不贤的人聚集在一起，讲王道的人就会引退’，我是一个不贤的人哪，那敢和您做朋友呢？”赵良咽了一口吐沫，眨了眨眼，接着说：“我还听说，占有跟自己不相称的地位，叫做贪位，享有跟自己不相称的名声，叫做贪名，我和您做朋友，恐怕是我贪名贪位吧！”说完奸笑两声，一双贼眼直盯着商鞅。商鞅立刻觉得这家伙是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，不怀好意，便追问道：“您不满意我所推行的新法么？”赵良见商鞅已经识破自己的歹意，索性壮了壮胆子，干咳了几声说：“商君您一到秦国，就不顾很多人的反对，倡导法治，推行变法，更改祖宗之常规，这本来是违背了先王仁德之教啊！何况您又采取严刑峻法，残酷地惩处了那么多人，这怎么能够得人心呢？书经上有句话，‘恃德者昌，

恃力者亡’，依我看您象早晨的露水一样，有很快消失的危险。您倘若还想延年益寿，何不交还相印，收回新法，找个安静处所去享乐晚年，而让国君起用宗室旧老、贤良之人，以‘德’治秦呢？”赵良又恶狠狠地说：“不然，你将自食恶果，迟早会有人收拾你的！……”“住口！”不等赵良说完，商鞅愤怒地大喝一声。严厉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颠倒黑白，胡言乱语！”接着商鞅坚定地站在法家立场，用秦国变法以来的大量事实，痛斥了赵良的无耻谰言，戳穿了他的险恶用心。赵良这个小丑在商鞅面前吓得面如土色，龟缩成一团。猛听到商鞅说：“你这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”他赶紧一溜烟地抱头鼠窜了。

儒生们见赵良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，害怕商鞅追究，连累自己，也赶紧偃旗息鼓逃之夭夭了！

惨 遭 杀 害

正当变法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，秦孝公却突然在公元前三三八年去世了。和奴隶主贵族站在一条线上的太子驪，继承了王位（即秦惠王）。这时，奴隶主贵族所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复辟的野心，纷纷张牙舞爪地跳了出来，那些孔老二的信徒，也相继钻出来，摇旗呐喊。大奴隶主贵族公子虔首先破门而出，亲自出马上阵，登台指挥。他指使门徒们接二连三地向惠王诬告商鞅图谋造反。指使奴隶主贵族们挑拨惠王和商鞅的关系，说什么“现在秦国的妇女小孩只知道商君之法，不知道国君之法，君反变成臣了。而且商鞅本来是国君的仇敌，赶快把他干掉吧！”秦惠王在奴隶主贵族们多方怂恿下，就派遣官吏去逮捕商鞅。商鞅闻信立

即在老百姓的掩护下离开咸阳回到他的商地。和那里的革新派一起征发邑兵，准备用这支武装力量与奴隶主贵族们决一死战。无奈动手已晚，寡不敌众，只好转战郑邑（今陕西省华县西北）。后来惠王的军队跟着包围了郑邑，经过一场激战，商鞅被俘。奴隶主贵族们，没敢把商鞅逮回咸阳，就在郑邑的彭池用最残酷的“车裂”将他处死了。接着又屠杀了大批革新派和商鞅的全家。

商鞅虽然被奴隶主贵族们杀害了，但是他倡导的法治，推行的新法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，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，是任何人阻挡不住，扭转不了的。因此在商鞅死后，秦法未败，仍然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国统治集团所奉行。以后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又经过几番激烈搏斗，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反儒崇法的秦始皇终于完成了这场革命，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

范雎驱逐“四贵”

公元前二七二年，初春时节，几辆豪华的马车，蝉联驶出了魏国都城大梁的西门。这是秦国使臣王稽出使魏国后归来。车子跑出了一百来里，来到三亭南边的荒原上，王稽拍了一下手掌，车子立刻停了下来。这时，两个早已等在路边的平民打扮的人，走上前来，同王稽略作寒暄后，上了车。车又马不停蹄地向秦国急速驶去。

机 智 入 秦

这两个平民打扮的人，一个是当时著名的法家，化名张录的范雎(音居)，另一个是他的朋友郑安平。

范雎是魏国人。魏国是一个奴隶主统治势力很大的国家，尊儒反法，顽固守旧。范雎积极倡导法家思想，所以在魏国一直受到压抑，得不到重用，只是在大夫须贾手下充当一个小小的舍人(办事员)。魏国丞相、奴隶主头子魏齐，对范雎早已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为了把他置于死地，便以暗通齐国为借口，命令手下人把范雎打得皮开肉绽，牙落骨折，昏死过去，又用席子裹起来扔到厕所里。范雎苏醒过来以后，在看守人的帮助下，逃到最要好的朋友郑安平家里，从此化名张录，隐藏起来。